



閩海文獻叢書

叢書主編 陳慶元

彙選那菴全集

(明)商梅撰

陳慶元編著

廣陵書社

閩海文獻叢書

叢書主編 陳慶元

彙選那菴全集

(明)商梅撰

陳慶元編著

廣陵書社



圖書在版編目（CIP）數據

彙選那菴全集 / (明) 商梅撰 ; 陳慶元編著. — 揚州 : 廣陵書社, 2019. 1

(閩海文獻叢書 / 陳慶元主編)

ISBN 978-7-5554-1199-4

I. ①彙… II. ①商… ②陳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集—中國—明代 IV. ①I222.748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9)第016190號

書名 彙選那菴全集
著者 (明) 商梅撰
編著 陳慶元
責任編輯 張敏 李潔
出版人 曾學文

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

揚州市維揚路 349 號

郵編 225009

電話 (0514) 85228081 (總編辦)

85228088 (發行部)

<http://www.yzglpub.com>

E-mail: yzglss@163.com

印裝 刷 無錫市海得印務有限公司
訂 無錫市西新印刷有限公司

開本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

印張 23

字數 360 千字

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書號 ISBN 978-7-5554-1199-4

定價 120.00 圓

本書獲福州外語外貿學院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

點校凡例

一、商梅著有《黍珠樓詩稿》、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兩種。《黍珠樓詩稿》早年所作，已佚。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僅有崇禎刻本，本次點校此本作爲底本。該本藏日本內閣文庫。

一、異體字如『窓』『鼓』『侯』『怪』『等』，徑改爲『窗』『鼓』『候』『怪』『等』。

一、『己』『巳』『戊』『戊』相混，據文意酌定，不另出校；『楊州』之『楊』，逕改爲『揚』；『候官』之『候』逕改爲『侯』等，不另出校。

一、俗字『亨』之類，逕改爲『學』，不另出校。

一、詩題不加標點。詩下注、引、序加標點。

一、附錄五種：輯佚，諸家序，傳記，集評，年譜。

一、崇禎本卷首有商梅《那菴詩選自序》、鍾惺《那菴詩選序》、李繼貞《那菴詩選序》，此次整理，連同謝兆申所撰《黍珠樓詩稿序》、馬之駿所撰《商孟和詩序》一併作爲附錄。

一、《商梅年譜》爲整理者所撰。

前言

——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引發的思考

陳慶元

萬曆中年，閩人商梅追隨鍾惺，盡棄之前所作詩，自稱楚派。商梅稍遲又交結錢謙益，也以為知己；商梅居閩居吳時間相當，人吳多半爲了錢謙益。鍾惺、錢謙益前後爲商梅選詩，成《彙選那菴全集》，在婁江和虞山兩地梓行；此集彙選者名單還有曹學佺、譚元春、李瑞和。

曹學佺與鍾惺詩歌觀不盡一致，但仍不失爲詩友。商梅雖爲楚派，錢謙益亦能接受其詩；萬曆至崇禎朝，錢謙益對鍾惺尚無嫌惡的跡象。錢謙益視鍾惺爲詩敵，是人清輯《列朝詩集》之後的事。錢謙益批評商梅學詩未能專一，商梅尊崇曹學佺，和中原馬之駿等也有較深的交往，而其詩風與鍾惺爲近。

商梅是以畫家的身份作詩，眼中的山水是畫家的山水，所作山水詩是畫家的山水詩；其詩以清淺澹柔爲宗，與鍾惺同中有異。錢謙益與後來成爲詩敵的鍾惺，他們曾經因爲商梅，有過一段聯袂『同框演出』的經歷，即與曹學佺等彙選同一位詩人之詩，這一文學現象，值得深入研究討論。

商梅已刊與未刊之詩集

商梅（一五八七——一六三七），原名家梅，字孟和，號那菴，福建福清人，後隨父移居省城福州，而其弟仍居福清〔一〕。商梅父在江西贛州一帶任過知縣，湯顯祖爲之作過壽詩；商梅和湯顯祖也有詩歌往來。後來，商梅父轉任竟陵知縣。商梅以太學生的身份，萬曆三十七年（一六〇九）之後，屢到南都參加舉子試，均落第。商梅有園在福州烏石山之麓，名『玄曠園』，晚年又遷新居。數十年間，商梅往返於閩、吳間，居閩與居吳時間幾乎各半，最後客死太倉。

商梅亦耽於畫，《那菴全集》四十卷，作畫題畫詩幾二百篇。商梅作畫的激情不減作詩，他不僅在家時作畫，旅途中也作畫，客居他人園宅還作畫，甚至爲人作壁畫。商梅作畫贈友人，歌妓、僧人來索，也往往與之。商梅在吳地居住的時間很長，納吳姬楊烟，寓居金陵一段時間；楊烟善畫蘭，與商梅情趣相投，亦成文壇一段佳話。商梅允諾爲寧德支提寺布施百兩，拙於財力，以畫百幅抵之，亦傳爲美談。

萬曆四十一年（一六一三），商梅在京城隨馬之駿之吳關，馬氏序其詩集。商梅追隨鍾惺之後〔一〕。天啟六年（一六二六），商梅回福清祭祖掃墓，有詩云：『四十年來身始還，省墳方識海邊山。』（《冬日省祖墳海上二首》其一，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三十二《秋氣篇》）商梅時年三十八，『四十』取其成數。詩又云：『安居海上遂田園，偶爾還家見弟昆。』（《拜墓後雨宿家弟海上居》，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三十二《秋氣篇》）

數年，於萬曆四十二（一六一四）或四十三年（一六一五）將自己的詩集《種雪園》交由鍾惺爲之選梓^{〔二〕}。天啟四年（一六二四），商梅又把《種雪園》及之後所作諸集，編爲《那菴詩選》，鍾惺序之。崇禎九年（一六三六），馮元颺爲商梅選刻詩集，於虞山、婁江兩地梓行。《那菴全集》有商梅自序、鍾惺序、李繼貞序。此集封面題曹能始（學佺）等六人『彙選』，據各卷卷端題名，參與選詩的只有四人，依次是：鍾惺、錢謙益、馮元颺和譚元春，每人選十卷。選詩署名的是四人，實際上最後參與定稿的是錢謙益和馮元颺兩人^{〔三〕}。

〔一〕商梅《那菴詩選自序》：『逮鍾子伯敬爲余選刻《種雪園》，於是海內始知余詩。』（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首）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四十卷，前十卷爲鍾惺所選，其目次爲卷一至卷五《遠道草》、卷六《朝爽篇》、卷七《江澣篇》、卷八《涉江篇》、卷九《遂閣篇》、卷十《楓落篇》，所錄詩爲萬曆四十年（一六一二）壬子至萬曆四十二年（一六一四）甲寅十一月，由閩至吳、金陵，隨鍾惺往竟陵，又上北京，由北京南返吳地所作詩。這段時間，也是商梅與鍾惺交往最密的時期。《種雪園》列於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十一，選者則爲錢謙益，此集錄萬曆四十二年（一六一四）十二月回閩家居至四十三年（一六一五）四五月出閩至杭州詩。商梅家居，名其園爲『種雪園』，故以『種雪』名其集。鍾惺爲商梅選《種雪園》詩，截止的時間有兩種可能，一是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，一是四十三年四五月間。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共四十卷，四人選其詩，爲整齊起見，每人十卷，《種雪園》一集遂歸到錢謙益名下。再說，鍾惺早先爲商梅選的《種雪園》詩，分卷的方法依據也許和崇禎彙選本不同。

〔二〕商梅《自序》：『余感馮公之知，復再尋求將伯敬、友夏平日所選者，與受之、爾賡二公互相參閱。二公不肯恕余詩，余亦不敢自恕。』（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首）

商梅詩集，今傳僅《那菴全集》。《那菴全集》四十卷錄萬曆四十年（一六一二）至崇禎元年（一六二八）共十七年詩。鍾惺卒於天啟五年（一六二五），《那菴全集》四十卷本，是鍾惺卒後錢、馮所編定。商梅還有《黍珠樓詩稿》，刻於萬曆三十四年（一六〇六），所收詩最晚止於此歲，爲商梅少作，謝兆申爲之序；集已佚。崇禎八年（一六三五），商梅遊粵歸來還有《粵詩》二卷，此二卷所作當限於往返粵西一年左右的時間。商梅嗜詩，據《那菴詩選》四十卷推測，商梅每年所作詩都在兩三卷之間，估計一生所作詩在七十卷左右。

崇禎九年（一六三六）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分別在虞山與婁江兩地梓行。該集封面題：「曹能始、錢牧齋、鍾伯敬、馮留仙、譚友夏、李寶弓彙選」。曹學佺（一五七四—一六四六）^{〔一〕}，字能始，侯官（今福州）人，萬曆二十三年（一五九五）進士，有《石倉全集》。錢謙益（一五八二—一六六四），字受之，號牧齋，常熟人，萬曆三十八（一六一〇）進士。有《初學集》《有學集》《投筆集》。鍾惺（一五七四—一六二五），字伯敬，竟陵（今湖北天門）人，萬曆三十八年（一六一〇）進士，有《隱秀軒集》。馮元颺（一五八六—一六四四），字爾廣，號留仙，浙江慈溪人，崇禎元年（一六二八）進士，有《留仙詩集》。譚元春（一五八六—一六三七），字友夏，竟陵（今湖北天門）人，天啟間鄉試第一，有《譚友夏合集》。李瑞和（一六〇七—一六八六），字寶弓，號頑庵，別號鹿溪耄夫，漳浦人。崇禎七年

〔一〕 萬曆二年所對應的公曆爲一五七四年，曹學佺生於萬曆二年閏十二月，公曆則已入一五七五年。

（一六三四）進士。曾任松江府推官。有《莫猶居集》《牆東集》。一部詩集，由五位進士和一位解元彙選^{〔一〕}，《陣容》不可謂不強大，何況曹學佺、錢謙益、鍾惺、譚元春都是萬曆中後期、天啟，以至崇禎間（鍾惺卒於天啟中）很負盛名的大詩人，這部詩集已經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，可以借此作文章了。但是問題還不僅僅在此，問題還在於曹學佺、錢謙益、鍾惺和譚元春的詩歌理念有很大的差異，特別是錢與鍾、譚，幾乎水火不容。那麼，很容易讓人產生疑問，為什麼商梅這樣一個詩人，或者說他的詩，既讓竟陵派詩人喜歡，也讓對竟陵很不滿的錢謙益樂以接受，還引起同鄉前輩曹學佺長達數十年的關注？

閩人楚派商孟和

萬曆二十七年（一五九九），曹學佺由戶部主事左遷南大理寺正，直至萬曆三十六年（一六〇八）擢四川右參政，前後十年，錢謙益形容道：『閩人曹學佺能始回翔棘寺，遊宴冶城，賓朋過從，名勝延眺……筆墨橫飛，篇帙騰湧。此金陵之極盛也。』^{〔二〕}曹學佺也順理成章成了南都詩人的領袖人物。恰好在曹氏離開金陵之時，竟陵鍾惺來到金陵，呼朋喚侶，頻繁遊集，又掀起了詩歌創作的

〔一〕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四十卷，鍾惺選一至十卷，錢謙益選十一至二十卷，馮元鸛選二十一至三十卷，譚元春選三十一至四十卷。曹學佺、李瑞和未預選詩。或留待將來續刻，再請這兩位參與，說詳下文。

〔二〕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》丁集第七。

小高潮。原本追隨曹氏的詩人，如林懋、林古度、胡宗仁、梅慶生、吳兆等轉而與鍾氏遊。商梅也追隨鍾惺，與之往來。

萬曆中後期，鍾惺交往的閩詩人很多，除了林懋、林古度、商梅之外，還有莆田郭天中、邵武謝兆申、同安蔡復一，侯官曹學佺，閩縣董應舉、王宇、陳衍等；天啟間交往的有許多，韓錫、齊莊等。而視鍾惺爲知己，交往時間最長、過往最密、酬倡最頻繁的則爲商梅。鍾惺成就功名的時間並不太早。萬曆三十七年（一六〇九），已經三十六歲，次年三十七歲方纔成了進士。曹學佺與鍾惺同年生，蔡復一還比鍾惺小兩歲。萬曆三十七、八年時，距曹、蔡成進士過去了十五六年，曹學佺已經執掌金陵詩壇多年，蔡復一詩也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風格，自然不存在追隨的問題。郭天中、謝兆申、董應舉、王宇雖然與曹、蔡的社會生活、詩歌創作的道路不同，但也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。鍾惺來到金陵，給金陵的詩壇帶來新鮮的風尚。商梅當時還比較年輕，詩歌風格似尚未完全定型，不那麼穩定，故仰慕鍾惺轉而學竟陵。

萬曆四十年（一六一二）壬子，是商梅詩歌創作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。他說：

余不佞，自壬子後詩始存於世，此前付之水火，或有存者，以才情見錄，而抱鏡自照，失其本來，故尋求之極，稍稍露出，然亦不敢自信其然也。逮鍾子伯敬爲余選刻《種雪園》，於是海

內始知余詩，始知壬子後詩。自壬子後，凡有所作，皆入伯敬選而後存。〔二〕

爲商梅選詩的鍾惺也說：

選那菴詩斷自壬子後詩，前此不存焉。蓋自壬子後始能爲孟和，始能爲孟和詩。此予一人之言，及孟和自視斷以爲必然者也。然則，壬子前孟和無詩乎？曰：烏能無！有壬子以前之孟和，而後有孟和今日也。〔三〕

商梅與鍾惺交往不始於萬曆四十年（一六一二），而這一年卻是商梅詩歌創作，甚至可以說人生轉折的關鍵一年。這一年春，商梅由福建經江西訪湯顯祖，五月到達金陵，與鍾惺、譚元春遊集。八月，鄉試落榜。九月，和林古度一道隨鍾惺溯江而上，前往竟陵。十月，到達竟陵，住鍾惺之家園，與鍾氏兄弟酬倡，其間，譚元春從湖上趕來會合。商梅爲鍾惺題所藏李流芳《寒林圖》、鍾惺隱秀軒、鍾惺新園；與鍾惺觀賞林古度所藏陳昂《白雲集》稿本。十一月，應譚元春之邀，暫別鍾惺，往譚氏湖上，途中訪竟陵另一詩人徐惕於北菴。從湖上回到鍾家，鍾惺擬進京，商梅決定別林古度而隨鍾惺北上，閏十一月成行。道途中，鍾、商形影不離，酬倡不斷。十二月至京，在京結識馬之騏、

〔一〕 商梅《那菴詩選自序》，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首。

〔二〕 鍾惺《那菴詩選序》，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首。

馬之駿兄弟。之騏，字時良；之駿（一五八八——一六二五），字仲良，河南新野人。併萬曆三十八年（一六一〇）進士，之騏以榜眼入翰林，之駿授戶部主事。入春之後，商梅不斷參與鍾惺的遊集活動，廣交詩友。商梅在京城一直待到四五月間，馬之駿權吳關，商梅告別鍾惺，隨之駿南下。林古度和鍾惺關係也很密切，但是這一次沒有隨鍾惺北上。從金陵往竟陵，又從竟陵至北京，商梅和鍾惺待在一起的時間長達七八個月，如果加上金陵在一起的時間就更長了。這期間，商梅和鍾惺酬倡的詩，被鍾惺選存下來的有數百首之多。《那菴全集》從卷一至卷十，卷卷有與鍾惺酬倡詩，僅從數量而言，萬曆四十年（一六一二）已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。

重要的還不是詩的數量，而是商梅在這一年對鍾惺詩的認可，對鍾惺詩歌觀念的認可；重要的是商梅在這一年對自己以往所作詩的全面否定，對這一年所作詩的自我欣賞。《那菴全集》收錄萬曆四十年（一六一二）壬子以後詩，不存之前詩。不是壬子之前無詩，而是故意不存壬子之前詩。壬子之前，萬曆三十三年（一六〇五）商梅已經刻過《黍珠樓詩稿》，萬曆三十三年至三十九年（一六一一），按照商梅創作的熱情，再編一兩部詩集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，而商梅本身不願存，鍾惺也不願選。商梅壬子之前詩今不存，故無法窺其堂奧。馬之駿序商梅詩云：『孟和初爲詩，取穠縟彫繪，少年負秋林盛名。』二馬之駿序商梅詩，在鍾惺第一次選《種雪園》詩之前，他見到商梅大量的

早年之作，他說，商梅在藝林中之所以出名，是因為他的詩『穠縟彫繪』。馬之駿又說：『折節鍾伯敬，淡遠古質之致，名稍稍去之。而比在吳中，刻意賦詩，詩成，衆輒譁然，以爲未當。』〔二〕商梅追隨鍾惺之後，詩風由『穠縟彫繪』變而爲『淡遠古質』，與早年大相徑庭，那些習慣於商梅早年詩風的朋友，一時嘩然，無法接受。感覺商梅變了一個人似的。商梅不僅不生氣，反而私下獨喜：『今庶幾爲商生之詩哉！』〔三〕現在的詩纔是我商梅真正的詩，別再提壬子之前的詩了！

鍾惺爲商梅選詩，斷然不選萬曆四十年（一六一二）壬子之前詩。鍾惺說，壬子之前是一個商梅，今日又是一個商梅；壬子之後纔有一個真正的商梅，纔有商梅真正的詩。〔三〕鍾惺又說：

吾友商孟和稱詩二十餘年，取材多，用物宏，假途遠，富有日新，使天下知之有餘。孟和曰：『詩，不選不詩也；選，不鍾子不選也。』於是，選那菴詩斷自壬子後詩，前此不存焉。〔四〕

商梅壬子之前二十多年詩無論取材、用物、借鏡，不無可取之處，鍾惺說，天下人知之亦多，然而，

〔一〕馬之駿《商孟和詩序》，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首。

〔二〕馬之駿《商孟和詩序》，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首。

〔三〕鍾惺《那菴詩選序》：『蓋自壬子後始能爲孟和，始能爲孟和詩……有壬子以前之孟和，而後有孟和今日也。』（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首）

〔四〕鍾惺《那菴詩選序》，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首。

商梅堅持詩如想傳世，必須嚴選，而且非鍾惺不可選。於是，鍾惺大刀闊斧，堅決摒棄壬子之前詩。所選的是萬曆四十年（一六一二）商梅追隨鍾惺之後之詩，所選是商梅認可竟陵詩歌理念之後所作之詩。萬曆四十年壬子，鍾惺正式將商梅納入楚派的陣營；商梅也公開標榜自己是楚派，以成爲楚派一員爲榮：『予所爲詩，無過楚派耳！』^{〔一〕}後世論竟陵者將商梅歸入楚派，也理所當然。

錢謙益猛烈批評蔡復一盡棄其學而學竟陵^{〔二〕}，其實，真正傾心學竟陵詩的卻是商梅。鍾惺說：『輕於取天下之名而重於得一人之知。』^{〔三〕}假如商梅不棄其所學，可能會成就他的詩名，爲天下人知；而商梅卻堅定地棄其所學而學鍾惺、學竟陵，視鍾惺爲知己。鍾惺序商梅詩引虞翻『天下有一人知己，足以不憾』之言，商梅以爲這話是鍾惺是爲己而發。商梅視鍾惺爲知己，鍾惺也視商梅爲知己。我們在讀商梅《那菴詩選自序》和鍾惺《那菴詩選序》，深深爲他們的情誼所感動。萬曆四十一年（一六一三），馬之駿攜商梅至吳，此後，商梅一直關心鍾惺的行蹤，書信往來不斷。鍾惺到南京，促其盡快見面。天啟二年（一六二二）鍾惺爲福建提學僉事入閩，除夕，商梅陪鍾惺在其

〔一〕 李繼貞《那菴詩選序》，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首。

〔二〕 關於蔡復一盡棄其學而學竟陵，本人另撰文辨駁，詳《蔡復一的本來面目——鍾惺譚元春週邊人物論之一》，《東南學術》二〇一五年第五期。

〔三〕 鍾惺《那菴詩選序》，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首。

署中守歲。鍾惺父卒，天啟三年（一六二三）春，鍾惺回楚，門生韓錫等送至古田困關，而商梅一路陪伴，由武夷南杭州，又由杭州入吳門，最後送到梁溪而別，前後兩三個月之久，所作詩輯爲《送送詩》，其中武夷山與鍾惺酬倡詩數十首。舟中，商梅將閩清所得宋小硯贈鍾惺，一路還爲鍾惺及姬人吳香才題畫。送罷鍾惺由吳歸家，即作《端午日抵家》懷鍾惺：『三春偏作客，五月乃歸身。情偶關佳節，思猶存遠人。』〔一〕鍾惺遭彈劾，商梅作詩爲其打抱不平。鍾惺歸楚後，於天啟五年（一六二五）病逝，商梅傷心不已，過了一年，彈劾事平，商梅作《香草十首哭鍾子伯敬也》，其二云：『知己一生中，今朝忽不同。浮雲滿天地，與爾共虛空。夙志其何極，流言果有終。聊將古人意，酌酒向東風。』〔二〕

商梅追隨鍾惺，詩由閩變楚，這是商與鍾交遊大家最爲關心的一面，其實還有另一面，即鍾惺也向商梅學畫。商梅《題伯敬畫》云：

別來六載始相見，出處殊途情筆硯。昨宵燈下語欣欣，余今學畫能學君。聞得此言忽驚喜，急出蕭疎一片紙。文人落筆即文章，一木一石生奇光。心手從違淺亦深，穆然神跡相窺臨。豈料別來能至此，可見胸中皆妙理。秋山秋水成秋骨，最好筆端能樸拙。看子畫時古人意，聚

〔一〕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三十《歸鴻草》。
〔二〕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三十四《寤言》。

斂精魂展幽異。無心求少與求多，意之所至偏婆娑。自愧天機遠不若，三十年來方澹泊。子獨殷勤乞予畫，援筆沉吟猶未落。〔二〕

此詩作於萬曆四十六年（一六一八），商梅自萬曆四十一年（一六一三）離別鍾惺已經六年，至遲在萬曆四十一年，鍾惺向商梅學畫。此番剛一見面，燈下叙契闊，鍾惺便說：我學畫已經學得君的要領了。說罷，出其所畫，商梅贊賞鍾惺畫能得山水之骨，筆端樸拙。鍾惺畫未必多作，商梅說作畫不在於作的多或少，而在於意之所至。並說自己作畫三十年，至今方能達到『澹泊』的境界。曹學佺說，商梅與鍾惺之交，在於詩畫之交，純粹爲文友，故稱素交。

竟陵另一位重要詩人譚元春，也是《那菴全集》的彙選者之一。譚氏選商梅天啟四年（一六二四）所作《行吟》至崇禎元年（一六二八）卷四十《栖尋草》下，共十卷。譚元春卒於《彙選那菴全集》付梓次年，即崇禎十年（一六三七）。是歲，商梅亦卒。

入吳多半因爲錢謙益

《彙選那菴全集》選詩者名單，錢謙益名列第三，排在曹學佺、鍾惺之後，作爲實際選詩人，則排在第二位，選萬曆四十三年（一六一五）十二月《種雪園》至萬曆四十七年（一六一九）三月《聞草》，

〔一〕《彙選那菴全集》卷十九《遙尋草》。